

畏齋書經客難

書經客難序

秦楚二炬十三經之受其害者惟尚書爲甚。今文二十九篇傳於伏生。據本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間。濟南張生。歐陽生。尤其門人最著者。烏有所謂使女口傳。朝錯以意屬讀。如衛宏云云者乎。且奉天子命。受尚書。有廣傳。齊魯之二十九篇。何爲僅以意屬讀乎。所亡之篇。竊意逸周書中之度邑解。作雒解。周月解。時訓解。謚法解。官人解。王會解。祭公解。史記解。芮良夫解。等篇。應在數十篇之內。而增多之二十五篇。無之。蓋習蝌蚪書者。因亡書數

十篇作偽亂真以惑後人也。書序與經同出孔壁。以小序參之。知二書之皆偽。朱子疑小序非孔子所作。未得確據。今以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八字。決小序之非。孔子作。雖百喙不能辨。何也。外丙。仲壬。見於孟子。及世本。殷本紀亦載之。竹書紀年則詳載乙亥。丙子。爲外丙二年。丁丑。戊寅。己卯。庚辰。爲仲壬四年。辛巳。爲太甲元年。去成湯沒凡六年。曾謂孔子作序而遺二王耶。蓋山作偽者。未見竹書紀年。并未見世本孟子。故與古文尚書禹征有苗年月事實同誤也。伏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折衷羣言已無遺憾而玠仍有客難者操觚始

於數十年前於今文則有辨明補明若干條於增多之文如大禹謨秦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等篇則有辨明若干條又讀竹書紀年知夏后俱於諒陰三年後卽位同於舜禹與孔子古之人皆然之言合三十三年之祖甲與十二年之太甲不同又得若干條至於據經辨太甲之非放則尤有關君臣之大防也傳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玠於書經尤存此意云乾隆癸巳夏四月辛卯南昌龔元玠書

畏齋書經客難目錄

卷首

尚書總論

今文尚書篇次

古文尚書篇次

孔壁初出古文尚書十六篇篇次

康誥成王誥康叔篇

卷一

堯典

分句義仲 四節

巡守

金作贖刑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陟方乃死

大禹謨

人心惟危 四句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禹貢

夾石碣石入于河

九河 逆河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

五百甸服 五節

亂征

卷二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營于桐宮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盤庚

于今五邦

各長于厥居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 惟一月壬辰

武成

我聞在昔鯀陟洪水 一節

金縢

卷三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梓材

商周諸君諒陰三年考

祖甲

君奭

蔡仲之命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畏齋書經客難卷之首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尙書總論

客曰、尙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爲伏生口授、無有議其非者、獨古文增多之二十五篇、聚訟紛紛、訖無定論、今有確據以別其真僞否、曰魯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厥後燬於柏舉之戰、定公元年、孔子適周、周無復有典籍、僅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則知隋志稱孔子觀書周室、得四代之典、刪爲百篇之說、誤也、朱竹垞云、响樓碑、壇山石、岐陽鼓、以及鐘

鼎、黼、鬲、敦、卣、盤、匱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用之？
予亦曰：子襄所藏孔壁家語、孝經、尚書、論語、共四種、其三種皆
不作科斗文、何獨尚書用之？則知科斗文爲張皇其辭以欺後
世者也。史記述皇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
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漢成帝紀有安國歿後、其家獻古
文尚書之文、則知安國卒於太初前、無親獻古文尚書之事也。
孔壁尚書初出、僅十六篇。今姚方興及開皇間、人增多至二十
五篇、不特舛謬淺鄙者、決其爲僞、卽無疵者、以改竄之故、亦難
以取信。則知科斗文并遺害於十六篇也。總此四事、增多之古

文尙書眞僞不待辨而明矣。曰據此孔子無刪書百篇之事。科
斗文不可信。安國卒於太初前。增多之古文尙書爲姚方興及
開皇間人所假托。然則尙書僅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此外別無
尙書乎。曰周之典籍自燬於王子朝後。戰國諸侯復有去籍之
事故。孟子於班爵祿僅聞其畧。論助徹僅取證於雨我公田之
詩。尙書殘缺由來已久。伏生爲秦博士誦習皆秦火前之書。著
尙書大傳。齊魯大儒罕出其右。口授之時卽有遺漏。不過如魯
論堯曰云云。及孟子勞來匡直云云。及十六篇內各書所引之
文。何至如增多二十五篇內之外。謬淺鄙不可嚮邇者也。曰今

文尙書尙有可議否。曰其所合者。應仍其舊。禹貢。康誥。酒誥。梓
林。三篇。次序倒亂。蓋作僞者。傳寫編次之訛。其篇名如堯典之
類。亦有可疑。今將今文古文分開。各分次序。間引古書以證之。
學者隨所分細玩可也。

今文尙書篇次

虞書帝典第一。○虞書之名據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引慎徽五典云云。曰虞書數舜之功。在孔子未生五十七年以前。則虞書爲原名。蔡傳王氏樵俱失考。云帝典者。孔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又曰帝典可以觀美。大學引克明峻德。亦曰帝典足徵堯典本名帝典。孔子及七十子時皆無堯舜之名也。或引堯之事。則可云堯典。故孟子以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今入不知孟子時更然則遵孔子七十子所稱帝典之舊。兼以包二無舜典之名也。帝可矣。故定爲虞書帝典爲第一。或曰考魏高堂隆所講有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皇建授政。改朔十五字。姚方典所上舜典止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澹哲以下十六字爲隋開皇間作僞者所增。朱竹垞依毛西河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始。欲冠以高堂隆十五字。謂建皇二字雖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于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何如曰虞史紀虞之事。虞卽舜也。何必別名舜典。書作於虞時。何得云稽古帝典。本爲一篇。何爲于中橫加十五字。使慎徽五典一節與上堯試舜文氣文意隔斷也。且十五字高堂生出於何書。故不特二十八字可疑。卽十五字亦不可信也。曰重華見于離騷。可

概目之以爲乎。一華之文。與論語堯曰章。孟子勞來匡直之文。自是。書吾不確據。當效聖人之闕疑。不敢妄稱爲某篇某篇文也。

夏書禹貢第二、皋陶謨合益稷第三、甘誓第四、禹十六歲治水二十四歲告成功、自作禹貢辨見後、玩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洧距川云云、皆述已往之事故、禹貢宜爲夏書之首、居第二、皋陶謨舊誤屬虞書、按左僖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云云、稱爲夏書、史記亦入夏本紀、孔子曰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可爲禹貢在前之證、并可爲皋陶謨益稷爲夏書之證也。

故定皋陶謨益稷爲第三甘誓仍爲第四商書湯誓第五盤庚
合中下篇爲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洪
範第十。據左傳文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九年引三
人占從二人襄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皆云商書知孔子
之本爲商書也。

周書牧誓第十一康誥第十二酒誥第十三梓材第十四。三
篇皆武王誥康叔之書故屬之金縢之前。金縢第十五大誥
第十六召誥第十七洛誥第十八多士第十九無逸第二十君
奭第二十一多方第二十二立政第二十三。據左傳宣四年

祝鮀之言成王分殷餘民於魯衛晉有伯禽康誥唐誥三篇今逸。顧命合康王之誥第二十四呂刑第二十五女侯之命第二十六費誓第二十七秦誓第二十八此伏生口授今文二十八篇古文之可信者也。

古文尙書篇次

虞書無

夏書大禹謨第一。大禹謨之名見於孔子之言據左傳莊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文七年引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九德九功九歌三事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

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殺不辜寧失不經
哀六年引允出茲在茲俱稱夏書周語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無與守邦亦稱夏書故屬之夏書爲宜但俱未出書名其果
否爲大禹謨不可考○五子之歌第二○左傳成十八年引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六年引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有帥彼天常四字理乃備足其行
改厥道乃滅而亡改乃底滅亡杜註指爲夏桀今指大康爲異
又周語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但亦未出書名五子見離騷
無一人見史亦可疑○肩征第三○左傳襄十四年引遁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二十一年、引聖有穆、勲明徵定保、昭十七年、引辰不集于房、誓奏鼓、裔夫馳、庶人走、太史以爲孟夏建巳、正陽之月、今以爲季秋月朔、豈太史以建戌爲建巳之月乎、杜訓房爲舍、今以爲房宿之房、考仲康五年九月合朔在心北、奈何顯與左傳悖、又顯與歷悖、乎辨更見後。商書仲虺之誥第四、○左傳宣十二年、引取亂侮亡之文、襄十四年、并及推亡固存之語、○湯誥第五、○周語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此勦論語以爲湯誥、凡我造邦一節、又勦周語先生之令條、○伊訓第六、太甲上第七、

太甲中第八、太甲下第九。所引見大學、孟子等書、顧諟天之
明命、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與書同、餘皆大同小異。
咸有一德、第十說命上第十一。楚語、白公子張諫吳王、與說
命上多同、或以爲竄楚語作書、不可考、若藥不瞑眩、二語孟子
引用、夢賚事亦見史記。說命中第十二。緇衣引惟口起羞
四句、爵無及惡德等語。說命下第十三。學記引用。
周書泰誓上第十四。襄三十年昭元年及鄭語皆引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之文、孟子天降下民云云、未出書名。泰誓中第
十五。昭二十六年引紂有億兆夷人等語、文亦稍異。周語引

朕夢協朕卜三語論語雖有周親云云未出書名孟子引天視
自我民視二語我武惟揚一節○泰誓下第十六○坊記引予
克紂左傳引民不易物惟德其物未出書名○武成第十七○
論語所及未出書名孟子所引亦異○旅獒第十八○微子之命
第十九○蔡仲之命第二十○定四年祝鮀引無若爾考之違王
命上漆率乃祖文王之教訓八字朱竹垞譏其率畧非體○周
官第二十一○與周禮大異蓋作僞書者未見周禮故也○君
陳第二十二○左傳僖五年引黍稷非馨二句未出書名坊記
引爾有嘉謀嘉猷一節緇衣引未見聖四句出入自爾師虞九

字○畢命第二十三、君牙第二十四○。縹衣引祁寒暑雨四句、孟子所引亦未出書名○。周命第二十五以上共二十五篇并伏生口授之今文二十八篇作僞者皆以科斗之文書之朱竹垞疑之其說固然然就其文辨之亦覺砥硃玉石之難掩先儒朱子及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皆疑之吳草廬以爲采輯補綴平緩卑弱趙訪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等則攻之不遺餘力朱子首倡有卓識者附和之誠善已但未將其舛謬淺鄙重複拖沓不成文理處一一指出終不足以服衆人之心而闢其口今將今文古文篇次開列如右醇者還其爲醇疵者爲客難

以剖晰之竊謂持之以質於先師當不以予爲強作解事也。

孔壁初出古文尙書十六篇篇次

客曰竊考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孔壁初出古文尙書增多祇十六篇其篇目可得聞乎曰皆未得見嘗據各書引用以意度而得之孔子曰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勲焉又曰大禹謨可以觀事據此言及各書所引大禹謨真本蓋孔壁初出十六篇之第一篇也據各書引用推之五子之歌第二胤征第三仲虺之誥第四湯誥第五伊訓第六太甲三篇第七咸有一德第八說命三篇

第九泰誓三篇第十武城第十一旅獒第十二成王誥康叔之
康誥第十三蔡仲之命第十四君陳第十五君牙第十六也曰
微子之命周官畢命罔命四篇何以不數曰各書無引用者故
不得與十六篇並也十六篇自屬可信惟作僞者欲多其篇目
簡策以邀購書之重賞故或以意增其篇目於十六篇之內外
或以意增其文辭於十六篇之中而不顧識者之嗤也曰何謂
增篇目於十六篇之內外曰太甲說命泰誓增一爲三增三爲
九增篇目於十六篇之內也微子之命四篇增篇目於十六篇
之外也大禹謨益之戒舜凡八事爲太甲成王說法尙可奈何

於舜前饒舌。蓋與危微精一征苗苗格等。及泰誓中之一切曼詞。皆所謂以意增文辭於十六篇之中者也。其手筆與微子之命畢命等如出一手。學者細察之。當自瞭然。

康誥

附成王誥康叔者

客曰。定四年。祝鮀對萇宏。有伯禽。康誥。唐誥之文。三篇皆逸。今欲以所逸之康誥爲孔壁所出古文十六篇之第十三。何所據而次第之。曰。億三十三年。引康誥。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語今康誥無之。蓋成王分殷民七族。誥康叔之文。應居蔡仲之命之前。

故知宜在十六篇之第十三也。曰前康誥懜罰之事言之綦詳。今增此罪不相及之條。何也。曰成王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其所居之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皆從武庚畔者。所謂頑民也。與久沐康叔作新之化者不同。其觸刑辟必多而且易。罪若相及。則人之得免焉者寡矣。故特立此條。言此新附之殷民。不使父子兄弟之麗罪者。株連相及也。蓋照刑新國之例。用輕典也。曰恐十六篇中無此篇也。曰各書所引用俱散見於十五篇中。何得此兩引康誥獨逸其文也。蓋作僞書者心粗氣浮。見此康誥不暇閱全文。以爲篇目重出而刪之。而并未及細檢左

傳兩引不在今康誥之內也。又因祝鮀之言。誤將武王之康誥。爲成王之康誥。坐此三誤。遂令此康誥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則聖經之不幸也。

畏齋書經客難卷一

南昌龔元玠珠山甫著

堯典

客曰堯典紀堯之事甚略卽位之初命羲和治厯六十載以後始自若時登庸若予采二咨及命鯀治水事七十載始有徵舜嬪虞等事其自羲和四岳放齊外驩兜共工鯀在四凶之列敢問夫子稱堯則天及成功文章於何處見之曰觀首節言堯之德次節陳堯之治盡之矣史臣列舉其德之目首之以欽要爲能知堯者至其德之所至曰光四表格上下明俊德之效曰九

族○既○睦○曰○百○姓○昭○明○曰○協○和○萬○邦○曰○黎○民○於○變○時○雍○雍○蕩○蕩○
皆○五○帝○所○未○逮○蓋○史○臣○但○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史○
臣○不○能○言○而○謂○民○能○名○乎○此○可○以○想○則○天○之○概○矣○成○功○文○章○於○
舜○典○互○備○之○黃○帝○分○百○里○之○國○萬○區○少○昊○顓○頊○帝○嚳○三○傳○未○聞○
更○有○損○益○舜○典○輯○五○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云○云○則○知○公○侯○伯○
子○男○孤○卿○大○夫○士○之○爵○自○堯○定○之○矣○前○此○未○聞○五○禮○之○名○舜○典○
修○五○禮○如○五○器○云○云○則○知○吉○凶○軍○賓○嘉○之○綱○目○儀○節○器○數○皆○堯○
定○之○矣○前○此○未○聞○五○典○五○教○之○名○舜○典○慎○徽○五○典○敬○敷○五○教○云○
云○則○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等○之○倫○自○堯○定○之○矣○前○此○

紀官。或龍。或火。或雲。或鳥。舜典百揆。后稷。司徒。司空。士。工。虞秩。宗。樂。正。納言。各因其職。以立名。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諸臣可顧。名思義而亮天工矣。惟義和治。歷立萬世之法。若時登庸爲禪。舜張本。若予采用。鯀爲舜攝政。任九官。張本。必不可闕。乃書之於典。此真史法。隱見繁簡合宜之妙。非史漢以下諸史所能夢見也。曰六十載以前諸臣。何如曰義和六人。四岳放齊二人。皆名臣。其餘以方命者對觀之。則能用命能熙庶績可知矣。因非九臣之比。故無因見經也。

孟子父子有親五句。及勞之來之八句。必皆具於虞書。蓋命

契之詞也。或亾於柏舉之兵燹。或亾於諸侯之去籍。或亡於秦楚二炬。似伏生亦未及見。無論漢儒矣。

分命義仲 四節

客曰或以上文所命爲義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可從否曰此確解也因仲叔而知有伯因仲叔之宅四方而知伯之在帝都如今欽天監遇四方有測候之事則選其貳以往而長常在監亦猶是也曰治厯必分宅國方何也曰此里差所自昉也南北測緯度東西測經度在地二百里當天一度六千里當天一宮經緯皆然宅嵎夷則自嵎夷西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西則自西東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南交則自南交北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朔方則自朔方南至帝都相

去若干度無不悉矣。曰：四仲中星四方與帝都同否？曰：此據帝都言也。南北准帝都子午線無不同。東西則每二百里差一度。不能同矣。蓋自東西至帝都相去各五千里在天當二十五度。星體之大自斗而外無復有及其數者。況東西相距萬里在天當一宮零二十度。安得同中星耶？中星以歲差而異。以東西里差而大異。自東晉虞喜北齊向子信輩立差法。後人因之而鮮有言及里差者而不知此篇已無不具。此所以爲聖人之書而爲萬世治厯者所不能易也。

客曰：嵎夷地理今釋以爲在朝鮮、西非、西縣、朔方、非朔方郡。然

平曰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以理言之。帝都在中。測候必道里適均。四宅必皆距帝都五千里。斯其地確矣。曰何爲東獨主出日。西獨主納日也。曰陳氏樛謂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則寅賓出日者。未嘗不於春分。識日入之景。冬至。識日中之景也。曰四仲中星。以歲差而異矣。何以以里差而更大異也。曰堯時之鳥火。虛昴月令。則弧亢牛壁。今則井大角斗雲雨。此歲差也。然咸陽之弧亢牛壁。在平陽初昏。其度必偏西。今京師之井大角斗雲雨。在平陽初昏。其度必偏東。咸陽則更偏東矣。此里差也。由此推之。則虞夏何承天之定歲差。在金陵。劉焯之定歲差。在

長○安○易○其○地○則○偏○東○偏○西○不○一○又○何○必○五○十○年○百○年○七○十○五○年○
之○紛○紛○饒○舌○也○曰○然○則○歲○差○不○可○定○乎○曰○地○中○之○歲○差○則○宜○前○
後○皆○以○地○中○定○之○各○地○之○歲○差○則○宜○前○後○各○以○該○地○定○之○不○得○
彼○此○襍○擾○也○以○今○京○師○定○歲○差○七○十○年○差○一○度○殆○其○近○與○

巡守

客曰五載巡守堯已十四度矣何以獨詳舜之代巡狩也曰堯德同天萬邦協和罔或違制舜攝政遵堯之成法而稍加嚴密故特詳之如協時月正日則晦朔分至無差不致有十二月蝓之書矣同律度量衡則律不至窕則不咸掇則不容度不至六尺爲步五尺爲步量不至八斗爲金八斛爲鍾衡不至二十爲鎰三十爲鎰矣堯舜自古並稱然堯之神化不可學學舜乃所以學堯此史臣畧堯詳舜微自通二典皆此意也曰五瑞果卽周官之桓信躬穀蒲五禮果卽周官之吉凶軍賓嘉乎曰周官

凡前代所通行者例不載。如井田什一之稅人倫五典之教是也。此五瑞固以玉未必盡同。桓信躬穀蒲之名但無文可考耳。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亦然。曰九官之名堯所定舜因之三代因革不盡同也。曰夏商亦無考。周則詳於周官矣。百揆周爲冢宰秩宗周爲宗伯士則周爲司馬司寇惟司徒司空仍虞之舊。后稷虞周則統於司徒工則統於冢宰司空樂則統於宗伯。納言則統於宗伯司馬周官之異於唐虞者如此。以此知五瑞之不盡同。桓信躬穀蒲之名五禮之不盡同。吉凶軍賓嘉之名也。

金作贖刑

客曰。金作贖刑。宋儒以爲鞭朴之刑。信乎。曰。五刑皆有贖。惟學校之刑。無贖。宋儒誤也。曰。教刑何以無贖也。曰。虞制無可考。今且據周禮。載記諸書。明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塾學教一閭。二十五家。八歲之幼童。至年十五。升其敬敏。任恤者。於黨庠。王制所謂秀士也。塾學有贖刑。則怠惰者。不知警。書計。幼儀。簡諒。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諸小學之業。不成矣。升黨庠之秀士。既有敬敏任恤之行。則不至入於刑。又何事於贖也。卿大夫士之元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

學十八入大學。其中多成童而未冠者。不能如已成材之俊選。故有夏楚之刑。如一一准贖。則皆爲不才之子矣。蔡不遵二孔傳義。而以後世發學戒飭之例。詁此經。故大誤。不知古之學校。實無贖刑也。曰五刑。何以皆有贖。曰無贖刑。雖堯舜不能爲理。古書中凡刑罰並言者。罰卽贖也。故律有納贖之條。如過失殺傷人之類。必據殺人者死。傷人抵罪。問擬。豈情理之允當者耶。曰蔡以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富者幸免。貧者受刑。非所以爲平也。此言人皆以爲允。何如曰非也。刑故無小有過。無大經已明言之。其情輕予贖。亦以五刑分輕重。安

得有失哉。且蔡以五刑之輕者入於流宥。呂刑墨罰百鍰爲銅三十七斤半。計費白金不多如流之千里之外。離父母別墳墓則苦矣。仁人豈爲之哉。古人自卿大夫士而外庶民受田若干畝。謂之濟民。無甚貧甚富之差。且納金俱不多。貧民亦可設法措辦。不得謂富者幸免貧者獨受刑也。餘更詳呂刑。茲不深辨。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客曰、格文祖告卽位、孔氏以爲喪畢之明年是已。蘇氏引春秋國君遭喪之明年卽位、改元不知孔氏何所據、孔氏果何所據也。曰、吾於此竊歎劉歆當竹書紀年未出之前、憑臆造三統、厯爲罪之魁。王邵當紀年既出之後、粗心妄駁其罪更浮於歆也。孔子答子張、高宗三年不言之問、曰古之人皆然。邵何以不思古之人爲何時人、而誣紀年未有之事、指爲僞謬乎。今細思之、則知古之人爲夏桀以前之人。君夏十七君、惟桀不遵古制、其前天子諸侯無不遵古制者。湯不待言矣。外丙二年正在冢宰

攝政之年固未及喪畢而崩。故遂以二年歸之外丙。恐類此者多。故遂以遭喪之明年卽位改元。高宗亦然。六七賢聖之君亦必然。因高宗三年之外猶不言。又因傳說入夢。故特詳之也。三年不言之禮。疑起于黃帝。故堯舜遵之。春秋諸侯同天子遵商以後之制。故與夏以前之人君異。事詳于竹書紀年。紀年因邵言爲後人所疑。故孔子答子張之言。人亦不能詳此。王邵所以罪浮于歆也。曰孔氏見紀年乎。曰孔氏亦未及見。蓋因文在三載四海過密八音之後而爲是言耳。

陟方乃死

客曰陟方之義云何曰陟有升行二義黜陟之陟升也陟遐陟
禹迹之陟行也此陟與陟遐陟禹迹之陟同方則周官方二百
里方四百里之方也國外百里爲郊郊內六鄉四何方二百里
郊外六遂四何方四百里陟方乃死者言舜於春秋省耕歛陟
方四百里之遂而死所謂勤衆事而野死也遂爲野故曰野死
其地卽鳴條也曰然則蒼梧之說不可從與曰舜攝位代堯巡
狩禹總師獨不代舜巡狩而令百有十歲之天子僕僕道途乎
蒼梧令梧州五長所管之地在衡嶽南二千餘里吉行日五十

里舜遠巡至此往返多百餘日安能及八月之期至華嶽檀弓
史記訛以傳訛學者奈何不詳考而爲其所惑乎余有舜陵辨
耑辨葬蒼梧之誤海州亦有蒼梧山去鳴條亦遠然尙似可通

大禹謨

客曰、此篇爲古文尙書之始、九功九歌、念茲在茲等、見左傳、號泣于旻天、祇載見瞽瞍等、見孟子、似爲完書、無可疑、曰、古文尙書多取見他書者、竄入以示其書之不僞、爲此謨之九功九歌云云是也、又蔡傳以爲夏史所作、林氏以爲虞史所作、夏史紀堯舜、可曰稽古、紀禹似不得言稽古、虞史更無於後一代人稱稽古之理、又人心道心、精一等字、見荀子三說、皆以此書爲僞託、今姑不必深論、而予獨疑危微精一之論、不見於四子之書也、且怪征苗、苗格之不近人情也、詩書中微言、孔孟及大學中

庸無不引之。况此十六字發千古所未發。尤當屢屢稱以示人。何以竟不一見耶。以此知四語爲舜命禹之言。不可信。不特增論語堯命舜所無也。三苗之見於經者。竄三苗於三危。苗先君也。三苗丕敘。苗嗣君也。苗頑弗卽工。丕敘後猶未大服也。三者皆堯時也。竹書稱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此正分北三苗之時。故其文言於庶績咸熙之後。言弗卽工者。已可分北矣。安得三十三載禹總師有征苗。苗民逆命事耶。且殷人作誓而民始叛。舜時何以有誓苗。民自古未聞有以君子稱者。今日君子在野。此何等君子耶。禹告舜曰。萬邦黎獻共爲。

帝臣惟帝時舉苗。果有君子。何不北往中國。就舜之舉。舜之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苗之君子。曾鳳獸不若也。又自有三苗以來。中國視爲小醜。不以爲勁敵。禹此時年七十九。以聖人而爲老將。親帥六師。而反不能服小醜。耶帝乃誕敷文德。豈前此不敷文德。抑敷文德不誕耶。舞干羽於兩階。干羽豈卽文德耶。七旬有苗。格尤奇。聖人爲老將。征小醜不服。兩階干羽。反能令甸侯綏。要四服二千里外。負固之苗來格。六十四倍坐勝於七萬五千兵。有是理耶。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僞書分明從此脫出。而釋經者以

爲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下猶可想其氣象。似但得慕其文而
不考其情理之實也。然則服苗始末。學者取決於今文尙書三
條及竹書可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客曰、朱子不信古文尙書、而人心惟危四句、則見於中庸序、以爲堯舜禹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之語、遂以爲道統之傳、其見於荀子者、蓋荀子用大禹謨之言也、安得以古文尙書爲襲荀子乎、曰、荀子全書具在、其引詩則稱詩曰、引書則稱書曰、富國篇則引康誥曰、議兵篇則引泰誓曰、此解蔽篇既屬引書、何以不稱書曰、大禹謨曰、而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乎、且何以易二惟爲二之乎、曰、毛西河以爲此正古尙書經之尊稱也、曰、此真強辨矣、他書無一稱道經者、卽荀子他篇亦無再稱道經

者豈他書及荀子他篇皆不尊稱尚書而此篇獨尊稱乎西河
非不淹洽獨以夫子爲爲衛君吾嘗目之爲邪辭此道書之解
吾直目之爲通辭矣蓋道經之名創自燧人當時尙有其書故
荀子得引之後火於秦楚故勦襲必於荀子也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亦荀子之言乎曰解蔽篇原有精一之文如蒼頡一於
書后稷一於稼后夔一於樂羿精於射造父精於御故曰自古
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今則非荀子之本解矣允執厥中者
予嘗於論語并天之厯數在爾躬兼釋之厯數二字藏日月金
木水火土七字在人之躬則爲仁義信五常之德允執厥中欲

其尤執在躬仁義禮知信之中無過無不及而后可以安四海也。其字之根在歷數二字中。今易其作厥厥中之中何所指耶。謂人心道心之中則說不去。舍人心道心言中則又落空。曾聖人之經而若是乎。僞尙書欲鍊成經句。故雖文意不貫不顧也。曰荀子時既有道經。孔孟何以不言及。曰道與人偶未協也。如曰人心之危。天心之微則協矣。且昔人固有謂道經不可信者。孔孟安得及之。

外傳四海咸建五長

客曰、四海惟東海南海毗連中國、北海西海、去中國甚遠、禹安能爲之建五長乎、曰、據孟子之言、北海則天津、永平之海耳、西則如弱水所入之海、在西域禹迹所至、故能爲之建長、所謂西戎卽敘是也、今西洋人由西海繞南海、泊香山而至中國、且能測南極諸星、其所自繪圖、章章可考也、南海東海則五長尤可指數、南則緬甸、安南、瓊州、廣州、惠州、東則閩之福寧、浙之舟山、乍浦、江南之蘇松、江北之通泰、山東之登萊、皆必五長之所駐、古今形勢應不大異也、曰、蔡傳謂洞庭彭蠡之間、禹未必親至、

豈能至五嶺以南乎曰其說誤辨見禹貢諸條

禹貢

客曰禹貢果夏史所作歟曰禹所自作也其說有三史臣記事
記言未有代所記之人稱台稱朕者今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云
云台朕必禹自稱一也史臣記事首必敘受命所自始末敘復
命必繫以天子褒予之詞今以禹敷土直起錫元圭告厥成功
直結無一鋪張揚厲之語二也先九州爲經次導山道川爲緯
次九州攸同六府孔修二節小結次錫土姓二節起五服僅千
一百九十四字簡嚴該括元氣包裹爲千古第一記體之祖非
史官所及三也考禹十六歲治水八年二十四歲告成功此蓋

作於告成功時德也功也言也亦所謂無間然者也

夾右碣石入於河

客曰、碣石淪於海、信乎、曰、秦始皇及二世、俱遊碣石、何爲淪於海也、今考地理、今釋引肇域志、以山東濟南府海豐縣馬谷山爲古碣石、劉文澤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其說前與蘇秦說燕南有碣石之說、合後與杜子美碣石小秋臺遙瞻碣石鴻寒蕪際碣石之說、合實可破千古不決之疑、但所謂入河入海云者、猶沿習舊說、未能確合當日形勢耳、曰入河入海之義、云何、曰、禹河至大伾、灑爲二渠、一爲九河、正支一分流於東北、至高唐州會澤、以入海、碣石正當澤口、

之北所謂夾右人河云者經碣石之左南向西轉由深而入河之正身也。若如舊說碣石既無其處且舍支河之細流而溯全河之口以入逆河之險稍諳漕運者不若此而謂禹爲之乎曰經何以不言深曰碣石之南入海者舍深別無他水又深會河之支流則言入於河而不復言入於深也固其宜矣曰杜詩之碣石何以見其爲馬谷山也曰杜詩與徐關齊州單父臺並用故知碣石爲馬谷山不在平州并非淪於海也

九河 逆河

客曰九河故道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祖此說蔡傳悉因
之如何曰五百餘里淪於海其變大矣夏商以後不比上古荒
遠難稽何以經史無明文且以今雲梯關言之自宋神宗熙寧
十年丁巳至我

朝康熙丁巳僅六百年淤沙長至二百餘里古之河亦今之河
也何以海口不淤而反崩乎王橫鑿空以欺新莽不足爲怪釋
經者奈何據以爲實曰鄭康成春秋緯寶乾圖及呂氏春秋謂

齊桓公塞其入以廣田居。如何曰春秋經及左氏內外傳凡列國興廢沿革無不備書。今不見於經與傳而見於緯。不言於孔與左而言於呂。又可以爲信乎。且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固以碣石爲燕山。九河在碣石北。非齊之所得專塞也。曰然則九河今在何處曰。

聖祖仁皇帝論九河故道及地理今釋已詳言之。今不贅也。曰逆河在何處曰。逆河者近海之河委也。長不過數十里。因其底不深。兩涯易見。上接九河。下輪於海。而海水逆潮最先受之。故名之曰逆河。卽今天津海口是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

客曰東匯北會蔡傳初意欲以巢湖當之近日安溪李氏亦以
巢湖爲彭蠡果有近似者乎曰巢湖雖源淺然春月已成湖未
嘗待江水之匯且東去江百餘里於東匯北會之文尤未能合
也曰鄱陽非有仰於江漢之匯果如朱蔡之言乎曰鄱陽雖會
數千里之水然冬春初夏之時湖面甚狹惟夏秋之交秦蜀雪
消水發江漢至湖口經過之地北高南下斜灌入湖而湖水加
漲成巨浸近湖土著者目爲夏水每以爲憂固非異地之人所
能徧悉也又所謂東匯云者以自漢口而東七百里言之且匯

湖自西北入而湖形自東而西有東西鄱陽之稱則又未嘗不
與經符也。北會之解云何曰。北字絕句。傳氏寅云。記其東行斜
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爲
彭蠡澤也。此說得之矣。北江中江之說云何曰。邵氏寶之說得
之。

五百里甸服 五節

客曰、吾子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爵、定於堯今五服有
侯男而無公伯子何也、曰、鯀爲崇伯、禹稱伯禹、此伯爵也有侯
伯男則知有公與子矣、曰、黃帝時萬國、國皆百里、無大小之異、
今差爲五等爵有尊卑、則地有大小、安能如萬國之數乎、曰、據
虞書三稱萬邦、及左傳執玉帛者萬國、則自黃帝至禹皆萬國
也、堯差爵爲五等地、蓋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百里減
爲七十里、餘五十、一个十里減爲五十里、餘七十五、一个十里巡
狩、時以所餘益有功德者、則萬國之數無損而功德之隆者地

以漸益爵爲公爲侯爲伯無功德者地以漸損爵爲子爲男慶
賞黜陟皆所自爲此萬邦所由協和變黃帝之制而非黃帝所
能及也曰甸服有米粟四服何以無曰四服米粟各貢於其國
之君一視甸服之例何言無也曰卿大夫之采何以遠在侯服
內也曰堯時取於諸侯者海甸服給國用之數多故采地在五
百里外采外爲男邦舉男以該子也男邦外爲諸侯舉諸侯以
該諸公諸伯也曰綏要荒三服無諸侯乎曰蘇氏軾云自三百
里而往皆諸侯也蓋皆公侯伯集傳所謂大可以禦外侮是也

亂征

客曰古文亂征似無可議曰子意云何曰辰弗集于房爲夏之季秋此明天文者所共知豈容誣乎曰據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周六月夏四月也太史請季平子用幣曰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杜注房爲舍林注此月朔爲建巳正陽之月朔若果有季秋月朔之文太史豈以建戌之月爲建巳之月而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乎且唐志謂日食在仲康卽位之五年善惡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日在心北安得妄以房爲所次之宿而附會以爲季秋

月朔乎。且太史引書詞四語十四字。並無一字及于義和。蓋義和既爲歷象之官。則日食未有不先時奏聞者。不然則瞽無目。齊夫庶人皆不明天文。何能奏鼓而馳且走乎。卽云至期爲酒所困。不能助天子救日。輕則免官。重則置于法。足矣。何至勤六師乎。曰義和果羿之黨否。曰先儒多以義和爲羿之黨。然蘇氏又以爲貳於羿。忠於夏。要之此書旣不可信。則無稽之言。皆置之不論可也。曰吾子以此篇爲初出古文十六篇之第三。何以云不可信也。曰原是第三。因闕簡多。增補不近情理。日食據左傳旣非季秋。亂征所征何人。主名亦不可考。闕之可也。

畏齋書經客難卷二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客曰、仲虺之誥至說命凡六篇、何如曰、各有小疵、仲虺之誥爲十六篇之第四、聰明下着時、又二字句未協、湯誥第五、凡我造邦一節、不宜勦襲周語、伊訓第六、殷乎于我有命、句未協、肇修人紀、節稱湯凡七事、湯固克忠、然亦何必說到此、末用以至于三字、將先王許多好處、俱爲有萬邦起見、與非富天下、心事直是天淵、太甲三篇第七上篇、密邇先王其訓、句未協、中篇後來

無罰下王懋乃德上疑有闕文咸有一德第八說命三篇第九
六篇中有小疵處皆係闕簡以意補之者也各篇多格言最宜
深玩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客曰蔡傳以十二月爲建丑之月然乎曰據漢志引三統曆十二月乙丑乃朔日冬至則子月也蔡氏未見漢律曆志故有此誤曰蔡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歷引經史以明之何如曰秦滅古制不宜稱引所引四月惟夏之詩似矣然吳草廬曾有論見春秋春王正月條蔡氏未及見也乃若春秋經傳足以證明改月者數十事昭十七年梓慎之言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尤三代改月之切證左氏非僻書蔡氏亦未之見也曰然則十二月非商之正月與曰既建子何爲正月次月建

丑爲正月與梓慎之言合。學者據漢志左傳以爲本文之確解可耳。餘更見惟十有三年春條。

營於桐宮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客曰據營於桐宮王徂桐宮居憂云云經文並無放字何以云
伊尹放太甲也曰此後世讀書者之罪過貽害後世不小也舜
封象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有似於放故以封爲
放此則太甲居仲壬之憂正三年不言之時伊尹不過移其諒
陰之地近湯陵使之時思乃祖曰新之德創業之艱又隨事納
諄以敬沃之不令近習在側以蠱惑之所謂克終允德也天下
有居憂之地可目之爲待罪之地乎有宰相朝夕周旋之君可
目之爲待罪之人乎甚矣無識讀書者之貽害無窮也曰孟子

何以亦謂之放曰。孟子習聞戰國好事者之言。而未及致思也。
予於伊尹放太甲辨言之詳矣。

盤庚

客曰據經遷殷之前已五遷。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連毫數之而六遷。殷之後武乙復遷朝歌。又遷于淇。前後共九遷。以邦幾千里計之。四面各五百里。毫今偃師也。囂今河陰相。今彰德耿。今河津庇。今奄今殷。今朝歌。今衛輝。淇今淇縣。以九處計之。囂稍近。相漸遠。耿庇殷淇爲尤遠。均不得在千里內。敢問畿外諸侯之國。天子安得奪其地而遷之。曰。嘗細推之。自黃帝至禹。天下共計萬國。至湯時僅三千國。并七千於三千之內。則國大矣。國大則各國隨其大小。皆有天子之地在其內。如周

五百里天子所食者半、四百里三百里所食者三之一、二百里一百里所食者四之一、之類是也。商之六七遷、卽皆於各國天子之地、擇可建都者、營之、安在、奪諸侯之地而遷之也。乎曰、蘇氏謂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以盤庚爲德之衰、何如曰、盤庚冲年卽位、元年卽遷、施德未久、民自不能遽信、且自仲丁遷、冀後越二十四年遷、相又十年遷、耿又九年遷、邢、民習於遷、故無浮言。今自祖乙甲辰遷邢、至盤庚元年、庚子一百一十八年、五易世、不聞河圯遷都之事、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安能免於浮言也。曰三代之時、民田皆受之君、則隨所至皆有田可

受民何爲安土重遷也。曰土著之民祖宗邱墓所在安忍遽舍然宜遷者固遷不必遷者亦可聽從其便。蓋新遷之地爲天子之地其故都亦仍入於各國爲天子之地其民與田不必盡易。惟采地之王子弟公卿大夫及公邑私邑之有司則必隨之遷耳。故都入各國爲天子之地亦自有邑長天子使王官監之計亦與周同也。此所勸之遷者蓋應遷之民故勸諭其速遷且諭其長促之遷也。餘更詳各長于厥居條。

于今五邦

客曰、五邦之訓、漢孔氏連遷殷、足五邦之數、蔡傳則據史記祖
乙遷耿、又遷邢、以足五邦之數、遷邢僅見史記、未見他書、果可
信否、曰、漢人未見竹書紀年、宋人不信竹書紀年、故註釋紛紛
雜出、而不得其實、今據紀年訂之、十世仲丁元年、自亳遷囂、十
一世外壬居囂、十二世河亶甲元年、自囂遷相、十三世祖乙自
相遷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庇、八年城庇、十四世祖辛、十五世
沃甲、十六世祖丁、十七世南庚、元年二年俱居庇、十八年三年
遷奄、以此計之、囂相耿庇奄、所謂五邦也、又自十八世陽甲十

九世盤庚、元年至十三年、俱居奄、十四年自奄遷北蒙、曰殷二十世小辛、二十一世小乙、二十二世武丁、二十三世祖庚、二十四世祖甲、二十五世廩辛、二十六世庚丁、二十七世武乙、元年二年、俱居殷、三年自殷遷河北、都殷一百四十五年十五年自河北遷洹、二十八年世太丁、元年自洹復遷殷、二十九世帝乙、三十世帝辛、元年至十二年、俱居殷、都殷又三十八年十七年遷於淇、殷河北洹、淇又四遷也。

各長于厥居

客曰、蔡傳云、爾臣各謀長遠其居、黃氏度更之曰、爾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爲之長、義孰勝曰、蔡傳本可通、而黃說爲勝、蓋上文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之文、中篇有汝不謀長及永敬大恤、永建乃家之文、下篇有用永地于新邑、永肩一心之文、反覆開道、莫非永長之意、此處何必又與前後相覆也、蓋長卽下篇之所稱邦伯師長者也、邦伯王子弟公卿有采邑者也、師長大夫有采邑者也、伯亦長也、厥居都邑之居也、都邑之長民之視效在焉、莫不有督率斯民之責、惟不肯勉出乃力、斯不能勸諭、

開導其民使之踴躍從遷也。且舊都邑固長于厥居。新遷建都邑亦長于厥居。則今日勉力勸遷。惟長之責來日之永建。乃家使民宅爾宅。田爾田。亦惟長之責也。下篇之懋簡相爾。念敬我衆。則又以責之長者。自責視奉畜爾衆。用懷爾然而又進焉。此盤庚之所以得民而商道復興也。與。

西伯戡黎

客曰。西伯文王與武王與。曰。據紀年。紂四十四年。壬午。西伯發
戡黎。則武王爲西伯之三年也。當以指武王爲正解。

微子

客曰。集傳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朱竹垞以父師爲太師。疵。少師爲少師。強其說。可信否。曰。朱竹垞以殷人尙質。若果父師爲箕子。則宜直呼微子。不應曰王子。且史記殷周本紀俱有太師疵。少師強二人。前漢書古今人表亦載二人姓名。其言可信也。

秦誓

客曰、秦誓三篇數糾之罪迫而傲、吳氏疑其非盡當時之本文、蔡氏亦以爲非盡出一人之口、今可一一指其疵否、曰、大會孟津一誓足矣、乃未渡河、旣誓、戊午渡河、又誓、丁未又誓、主帥不憚煩、三軍安得不倦聽也、後又有牧誓上篇旣曰、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中篇又曰、謂祭無益、下篇又曰、自絕於天、郊社不修、旣曰、遺厥先宗廟弗祀、又曰、宗廟不享、旣曰、焚炙忠良、又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又曰、放黜師保、囚奴正士、旣曰、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又曰、淫酗肆虐、謂暴無傷、又曰、結怨于民、作威

殺戮毒痛四海。旣曰昵比罪人。又曰崇信奸回。旣曰吾有民有命。又曰謂已有天命。旣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重複拖沓。會聖人之言。而若是乎。至于謂已有天命。四語夾雜不倫。大巡六師。與牧誓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之制。皆則尤其謬之謬也。曰然則三篇俱不可信乎。曰上中二篇。諸儒以比較論語左傳國語孟荀禮記諸書。皆合。或云僞書。竊經傳中秦誓之文。摭會萃成篇。以示其言之有徵。或云本一篇之文。分散於三篇也。曰張霸之僞書。何如。曰更不堪。然白魚入舟。頭

懸太白等語見汲冢周書及趙策及呂氏春秋雖戰國好事者之妄言要非無所本也

惟十有三年春 惟一月壬辰

客曰漢孔氏以春爲建子蔡傳以爲建寅蔡所見果勝孔與曰
孔氏傳雖不可信然建子之說於周語有確據也周語伶州鳩
對景王曰武王伐殷日在析木之津建寅之月日在亥今尙在
寅斗安得指寅也漢律厯志殷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
日在箕七度卽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
度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月己未
冬至此建子之章章可據者然則孔傳未可妄駁學者無爲蔡
傳所誤可也改月之說見伊訓不重及

武成

客曰、朱竹垞據召誥顧命書日之法、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中止間三日、越七日者、中止間五日、此篇丁未至庚戌、書法宜云越四日、今云越三日、史例不宜互異、因疑此篇之不可信、何如曰、不特此也、中庸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可知追王爲成王時事、今此篇稱太王王季、不太蚤乎、且其勤王家、亦復成何文理、

我聞在昔鯀陜洪水 一節

客曰、陜洪水、何以汨陳五行也、曰、水逆行、則土不能制、化爲泥沙、不能生金、生萬物、水泛木浮、木不能生火、亦不能尅土、水盛火衰、不能生土、亦不能尅金、水旺金休、不能尅木、五行皆亂、故曰汨陳也、曰、鯀治水、僅九載、時正堯之七十載、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何以云、夔倫攸敷也、曰、五行汨陳、則夔倫有攸敷之理、卽以事言之、鯀伯爵、爲唐大臣、今以無功、見殛、君不能庇其臣、妻不能事其夫子、不能養其父昆弟、朋友不能效其恭順、鯀一家之與倫敷矣、加又有共工驩兜、三苗同惡、相濟煽惑、愚民

葬○倫○數○不○獨○一○家○矣○禹○嗣○興○天○錫○洪○範○九○疇○則○葬○倫○有○攸○敘○之○
理○又○以○事○言○之○禹○能○修○鯀○之○功○幹○蠱○而○考○無○咎○鯀○可○以○郊○祀○矣○
鯀○郊○祀○而○禹○一○家○之○葬○倫○敘○矣○加○又○有○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不○
親○者○親○不○遜○者○遜○則○葬○倫○敘○偏○天○下○矣○以○此○知○箕○子○之○非○徒○言○
也○本○節○之○旨○予○懷○疑○數○十○年○至○今○日○乃○得○之○

金鑒

客曰、我之弗辟、及東居二年、罪人斯得、朱子前則遵孔傳、以辟爲法、後則主鄭氏、以辟爲避、而陳氏大猷、陳氏櫟、亦皆主孔傳、及朱子前說、何歟、曰、朱子晚年與蔡氏帖、弗辟之解、主鄭氏曲盡事情、蔡傳遵之、聖人之心、白而經義亦明、二陳之說、則不近情理、而亦不明史法者也、蓋其引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下、卽接乃致辟云云、此乃史家敘事省筆、與武王旣喪、卽接管叔云云、同一省筆法、省六月葬事今乃以致辟之辟、詁此辟字、誤矣、况當時庶邦諸侯、以三監爲王至親、不欲王師致討、故成王大誥天下、

徵兵庶邦。所謂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肆朕誕以爾東征。是也。而謂周公一聞流言不稟命成王。卽興兵東征。致辟有是理乎。予于鴟鴞東山二詩辨之已詳。此不多及。曰自周公納冊金縢。匱中至三監叛。凡六年。因卜啟匱數矣。何以前此不見周公書也。曰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周公欲代武王死。占中疾瘳。不復計於歲終。書久藏匱。此時因風雷之變。啟匱見書。書之忽顯。與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一也。夫周公前此方欲代武王之死。今日安得反不利於孺子乎。此成王之所以執書而泣泣而親迎也。

畏齋書經客難卷三

南昌龔元玠瑒山甫著

大誥

客曰篇中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何謂也曰當時三監及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勢甚危急京師人人震恐故曰艱大民不靜也王宮者三監皆王之親也邦君室者三監皆邦君禍所自起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者蓋謂誅武庚不足惜誅三叔恐傷文考心意殆欲王遣使諭降以全骨肉也王必欲東征者知三監武庚必不悔罪歸命勢

不可已也。曰：朱子謂周公作書，必當聳動天下。今不過說周家創業辛苦，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又專歸在卜上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何如？曰：朱子未深思故也。今試擬作一篇，以爲聳動從何處著筆。紂之虐周之仁，已盡於泰誓。牧誓武成五篇，武庚隱忍就封，乘主少國疑，起事復仇，無罪可數，無言可執。三監又屬至親，除此四事，直是難措一詞。今篇中言天命上帝者，十八言卜者九言武庚，不過殷小腆三字。言三監不過知我國有疵五字，不卽不離衍成一篇大文。直是非周公不能盡言天命上帝十八者，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也。言卜九者，所謂汝

則從邇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者也。此皆朱子所未深思也。曰卿士從庶民從於經無文曰當時太公召公畢公輩自皆與成王周公同心。所謂卿士從也。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所謂庶民從也。此武庚三監所以不足平也。

微子之命

客曰、微子之命何如、曰、此古文十六篇外之第一篇也、齊聖廣淵四字見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稱八愷語左傳用經必出經名、知此爲僞書所襲用也、萬邦作式四字大不合、天下皆宗周矣、今乃欲萬邦以宋爲式、置周於何地耶、宋用天子禮樂使萬邦以宋爲式、則皆得用天子禮樂矣、又何責於僭竊者耶、此所謂舛謬者也、

康誥 酒誥 梓材

祭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蔡傳以序爲誤詳三篇經文蔡說確矣然按定四年左傳載祝鮀之言成王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命以康誥似正序之所本又何也曰以康叔爲成王所封實不可信蓋康叔爲武王母弟太姒生子十人不得出三十年之外如文王世子稱武王年九十三則康叔應有六十餘歲如竹書紀年稱武王年六十四康叔亦應有三十餘歲康叔爲武王所封明矣

今按通鑑綱目前編載己卯三月封康叔於殷東

然以殷餘民

分康叔實屬滅武庚後之事。蓋現存之康誥、酒誥、梓材，皆武王封康叔所作。分魯公、殷民六族，命以伯禽，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康誥，分唐叔、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伯禽、康誥、唐誥，皆成王分殷民時所作。以命三國者，三篇書亡，僅存其名於左傳。序書者不知三篇之亡，而以武王所作之三篇爲成王所作。考古之士，或反以左傳證序之不誤，皆非也。三篇既亡，并不存其名於書序，然則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

據篇中云云康誥、酒誥、梓材，武王所作也。成王分殷餘民於魯、衛、晉，又作伯禽、康誥、唐誥三篇，其書亡，僅存其名於左氏。

傳○後○人○因○祝○熊○之○言○以○武○王○之○康○誥○爲○成○王○時○所○作○而○不○知○
朕○其○弟○小○子○封○云○云○不○可○通○也○又○據○朕○其○弟○小○子○封○謂○左○氏○
爲○誤○亦○非○也○若○知○有○兩○康○誥○則○豁○然○矣○

梓材

客曰此篇錯簡前爲武王命康叔之詞後爲臣戒君之詞果如
先儒之說乎曰此本二篇遭王子朝秦政項籍三大阨各缺一
半而其大有關係者先王設監臣之制畧具於此前一篇今缺
而不脩使周禮建牧立監春秋四書單伯王制天子使其大夫
爲三監諸言監臣者皆無確切證據歷代大儒皓首窮經不明
先王設監臣之意爲可恨耳曰先生能據周禮左傳言其大畧
否曰嘗合周禮左傳王制而參稽之據大司徒凡建邦國一條
知諸公封內方五百里天子之地居一半諸侯方四百里諸伯

方三百里。天子之地各三之一。諸子方二百里。請男方百里。天子之地各四之一。俱詳見大司徒諸公之地各難其半也。叁之一四之一也。天子使吏治之。卽監臣也。監臣治其地。其民皆天子之民。兵皆天子之兵。其土產卽充諸侯之貢賦。諸侯朝天子。賜朝宿之邑。則割近京師地。賜之。天子十二年巡狩。賜諸侯湯沐之邑。則割近方岳地。賜之。慶以地。則割該國封內之王地。以益之。削其地。則割該諸侯分受之地。以歸入於王地。皆監臣爲之經理。至畿內畿外。或有師役。則監臣或帥師勤王。或以救患。或以就役。不過天子命大司馬大司空令之而已。至若諸侯無道。監臣據實以

聞監臣不職。諸侯據實以聞。乃先王建牧立監。本意以無待言也。已厥後漢之郡國相參。爲諸王置相。祖周遺意而稍變周之成法。而或者遂以爲漢特創之制。蓋未之思也。曰侯封內天子之地。與監臣有可證於傳記者否。曰朝宿之邑。見傳者二。有閭之土。衛封內近京師。天子之地也。魯之許田。許封內近京師。天子之地。割以賜魯者也。湯沐之邑。見傳者亦二。鄭之祔魯。封內近泰山。天子之地。割以賜鄭者也。相土之東都衛。封內近泰山。天子之地。割以賜衛者也。監臣見傳者四。單伯監魯。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左傳皆以

爲周大夫是也。齊之王子成父，鄭之王子伯駢，衛王孫賈之祖，皆王子監於齊衛鄭者，文特不具耳。曰：「此章之監舊說以爲康叔然乎？」曰：「經文之邦君，康叔也；御事，監臣也；王制，稱爵視次國之君；又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魯之單伯，伯爵，此經之御事皆大夫也。」餘見周禮左傳王制各篇，不復贅。

商周諸君諒陰三年考

客曰諒陰三年不言先生於夏之十三君遵此禮者既愿愿於論語言之矣敢問商周先王遵此禮者有幾曰商周諸君卽位皆於先君崩之次年其遵冢宰攝政之禮者亦於竹書紀年得之考紀年外丙仲壬太甲俱於元年命卿士伊尹四世沃丁元年命卿士咎單九世太戊元年命卿士伊陟臣扈二十二世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六君命卿士某某書法同皆遵冢宰攝政之禮者其餘二十四君無命卿士某某之文遵此禮否蓋不可考也又武丁於六君中獨免喪猶弗言以夢求傳說爲賢相克

鬼方服荆楚厥功更高故史合二事而稱曰高宗蓋自成陽後
武丁尤爲六七賢聖之翹楚矣周則成王元年書命冢宰周公
總百官康王元年書命冢宰召公總百官其遵此禮已明餘君
無書者遵此禮否亦不可考也以夫子古之人皆然之言推之
東周之君蓋無一遵此禮者矣

祖甲

客曰、祖甲之解、二孔氏及後儒多以為太甲、鄭氏邵子蔡傳皆
依經文作祖甲、敢問確說何在、曰、此皆因王邵無識、譏竹書紀
年不可信、專宋諸儒、遂不細玩其書、而為此紛紛也、紀年以太
甲十二年壬辰陟、癸巳為沃丁元年、何嘗享國有三十二年耶、
若祖甲則三十三年矣、其末云、王舊在野、知小人之依、能保惠
庶民、不侮鰥寡、迫其末也、繁刑以携遠、殷道復衰、前五句云云、
周公無逸篇所稱是也、繁刑云云、國語所稱帝甲亂之是也、
蓋一人之身分治亂、後王如此者多矣、不獨唐之開元、天寶也、

國語稱帝甲未列其事。紀年則云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合之繁
刑以携遠之文。概可知矣。左傳叔向之言曰。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其殆指祖甲二十四年以後八九年間乎。

君夷

客曰、傳說不與六臣之數、師尚父不與五臣之數、何與、曰、成王
幼○冲○周○公○懇○留○召○公○同○心○輔○政○凡○所○稱○引○理○宜○先○世○者○德○宿○望○
老○臣○久○於○其○任○而○不○去○者○傳○說○爲○高○宗○卽○位○後○所○舉○師○尚○父○爲○
文○王○暮○年○所○獲○晚○歲○遇○主○義○難○引○退○原○非○六○臣○五○臣○等○可○比○先○
儒○王○氏○蘇○氏○呂○氏○或○言○甘○盤○始○迪○高○宗○或○疑○說○不○配○食○或○又○謂○
隨○意○而○言○殆○亦○未○詳○求○聖○人○立○言○之○不○苟○也○曰○蘇○氏○復○疑○殷○有○
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亦○有○說○與○曰○公○留○召○公○義○在○以○臣○例○臣○
考○盤○庚○三○篇○其○臣○疑○無○足○述○者○祖○甲○之○臣○亦○無○所○聞○既○無○臣○可○

則又何爲濫及其君哉

蔡仲之命

客曰朱竹垞云盤庚稱乃祖乃父俱誥臣民之辭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今云乃祖文王之彝訓乃祖者伊誰之祖歟吾不能不疑也其言何如曰此古文十六篇內之第十四篇也定四年祝鮀告萇宏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全篇闕文必多作僞者不知闕疑之義妄以己意增加因有此語病其手筆與微子之命篇同以蕃王室

音系錄
雷同更可晒。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客曰據經夷微盧烝似四地名加以三亳則七矣有定說否曰
考今宜昌府爲古夷陵宜都縣漢名夷道施州長陽之清江舊
名夷水至宜昌宜都入大江則宜昌宜都長陽之界古夷國也
微今重慶巴縣也盧今南漳東北中盧故城也烝今衡陽縣吳
名臨烝蓋以烝水得名三亳北蒙亳今亳州也南亳商邱也西
亳偃師也阪則統言天下險危之地也尹則統承上文言此等
國及天下險危之地皆設王官以治之也曰據此則夷在荊州
微在梁州盧在荊之北境烝在荊之南境三亳在豫州之境僅

此數國設王官乎曰此特偶舉文王武王時所先服從征之國
非謂設尹止此數國也舉四國而近於四國者可知舉三毫而
近於三毫者可知王氏樵所謂險危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崤
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泰錯於五服之間者皆是也王制云名
山大澤不以封然則五等之國各有天子之地不必截然整齊
但有名山大澤則必隸於天子通融計之截長補短以求合乎
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之定制而已可也所謂尹者卽尹講
單伯條單伯爲魯之監臣王子成父王子伯駢爲齊鄭之監臣
王孫賈之祖爲衛之監臣也餘更詳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條

周官

客曰古文尚書如周官何如曰大醇而小疵蓋成王之立已久六卿供職率屬倡牧已非一日今忽重命如新嗣位者然是亦不可以已乎萬邦始於皇帝由堯舜至禹皆無增減嗣後互相吞滅至商僅三千國周初僅千八百國故大誥稱多邦庶邦梓材亦稱庶邦顧命稱大小庶邦康王之誥亦稱庶邦紀其實也今稱萬邦非實錄成王僅征淮夷四征弗庭亦非實錄二者皆乖史體周禮周公奉王命所作也有三公六卿兼之別無三孤惟大國有孤一人蓋旣曰孤則所謂特者是已特安得有三乎

孤稱三誤屬於天子之國更誤。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各以遠近服數來朝。其制至當不易。今云六年五服一朝。采衛猶可言也。侯甸密邇可。但六年一朝乎。要服亦被王化。竟可永不朝乎。此之謂疵也。

君陳

客曰左傳周語坊記緇衣皆引用此篇可信爲原本否曰此十六篇之第十五篇也惟令德孝恭四字襲周語單襄公贊周子語不知其預占下句孝字也凡古簡冊莫不有闕文以意補之則必作僞矣曰爾有嘉謀嘉猷一節葛氏之言與蘇氏軾呂氏祖謙之解異宜何從曰若如葛氏之言則成王必非祇勤於德夙夜不逮者矣且與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之言如出二人矣惟如蘇氏呂氏之解則所謂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蔡氏擇之不精又附葛氏語於圖外

學者不必從也。

畢命

客曰畢公命於康王十二年漢律厯志亦有其文唐孔氏以王命作冊書豐刑之文爲僞今畢命果原文乎曰古文尙書其無大疵者詳前各篇至如畢命則可笑甚矣蓋畢公爲文王大臣自文王薨至此年六十九年畢公蓋九十內外矣今篇中旌別淑慝云云似爲初登仕籍者言已大不倫至於政貴有恒下忽雜辭尙體要四字成何文理敝化下著奢麗二實字服美於人驕盈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五句文旣粗俗不雅又句末共各着五平聲字而其尤謬者惟周公克慎厥始三句

云云。周公慎始。固已中與終。何可預定。武王元年己卯。至莊王
六年庚寅。爲四百三十三年。前後數年。可以言中。赧王之五十
九年乙巳。爲周之八百六十七年。合前數年。可以言終。西周之
王五十四年癸酉終。今言中。終於康王之世。何也。畢公年老
幽王之十一年庚午。繼畢公者。又將何字。以加之乎。康王賢王。史官亦必良。史作僞
書者。敢以膚淺荒謬之文。擬之甚矣。其無忌憚而不知耻也。

君牙 周命

客曰君牙何人也曰乃祖乃父不詳其爵里諡號以空言稱之世篤忠貞成績紀于太常曾不若衛孔惺之鼎銘乃祖乃父歷歷可稽也又安從辨君牙之爲誰氏後裔哉曰其書可信否曰此十六篇中之第十六篇也王令挺謂緇衣引夏暑雨四語孟子引丕顯哉四語皆經文之可垂後者餘則不稱信哉是言予更謂宏敷五典與周官之敷五典皆爲未見周禮之文五典達道肇於唐虞三代不能易故周禮不重見其文其教皆隱寓於三德三行三物十二教之中不能舉周家教法之詳而概以公

堂語塞責。何爲者也。曰。罔命何如。曰。祇萬邦咸休。露出僞書之
本色。通篇理與辭皆佳。非大禹謨泰誓微子之命畢命等篇所
可比也。曰。或謂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此爲大御中
大夫何如。曰。詳通篇文意。此實周禮之太僕。蓋出入起居不離
王所者。大御御玉路以祀。祀畢則無事矣。爵雖尊。不得與太僕
比也。此與周禮不協。蓋亦作僞者。未見周禮之故俗所謂小題
大做也。此爲十六篇外之第四篇。

呂刑

客曰、五刑罰鍰昔人以爲始於穆王、然歟、曰、有刑必有罰、凡單言罰者、罰中有刑、文王之慎罰是也、刑罰並舉者、罰卽罰金、刑罰不中、刑罰清而民服之類是也、其制蓋始於虞之金作贖、刑三代因之不能廢、後世亦因之不能廢也、曰、百鍰千鍰云云、何以前無所見、而獨見於此書、曰、罰贖之例自具於虞之刑書、三代遵而行之、無所增減、故不復見、亦猶井田之制、五倫之教、唐虞三代所同、故不復見於周官也、穆王於五罰有所增損、蓋亦因時更制、不得不然、聖人以其哀矜惻怛、符古人欽恤之心、故

特錄之以示萬世也。曰周官有可以證罰贖之事者乎。曰職金之金。罰貨。罰司圉之圉。土罰人不虧財。此周家罰贖之確據也。餘已見金作贖刑條。